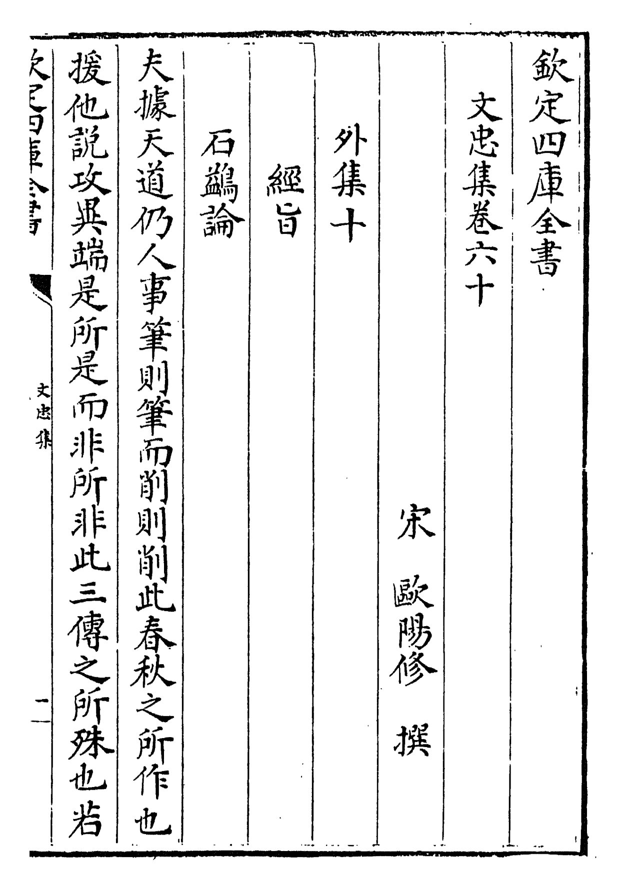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六十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十

經旨

石鷁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

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為經者不刊之書范甯亦云義以必當為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鷁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

也石鷁猶盡其辭而况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

鑒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

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

見災異之所著闡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為

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

而為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太雪為異

必書若以小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

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鷁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

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獨經不書曰大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鷁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鷁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鷁乎穀梁以為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鸜鵒來巢不書幾鸜鵒豈獨謹記於石鷁而忽於麟鸜鵒乎如此

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内史叔興又以為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凌陽則日蝕陽勝陰則歳旱陰陽之變出為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既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辨左氏

左丘明作春秋外傳以記諸國之語其記柯陵之會曰

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逺而步高且告魯成公以晉必有禍亂成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單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矣又曰觀其容知其心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為篤論君子也幸其言與事會而已不然丘明從後書之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何以論之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禍福也夫禮之為物也聖人之所以飭人之情而閑

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為制度皆因民以為節而為之大防而已人目好五色為制文物采章以昭之耳樂和聲為制金石絲竹以道之體安尊嚴為制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懼其佚而過制也因為之節其登車也有和鑾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玉之節其環拜也有鐘鼓之節其升降周旋莫不有節是故有其服必有其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閑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

不節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言猶近之單子則不然乃以絕義棄德因其視瞻行步以觀之又以為不必天道止於是而禍福於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謂非篤論君子而其言幸與事會者也書曰象恭滔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與心其異如此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心堯舜之無後顏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夫君子之修身也內

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三年無改問

或問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則未也凡子之事其親莫不盡其心焉爾君子之心正正則公盡正心而事其親大舜之孝是也蓋嘗不告而娶矣豈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則不正以不正之心事其親者孝

乎非孝也故事親有三年無改者有終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世其世奉其遺體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禹承堯舜之業啓嗣之無改焉可也武王繼文之業成王嗣之無改焉可也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鯀之惡曰俟三年而後改可乎不可也凡為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為其父無

改也雖過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鯀為其父者雖生焉猶將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魯隱讓桓欲成父志身終以弑春秋譏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爾心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曰然則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寫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言乎哉

易或問

或問曰王弼所用卦爻彖象其説善乎曰善矣而未盡也夫卦者時也時有治亂卦有善惡然以彖象而求卦義則雖惡卦聖人君子無不可為之時至其爻辭則艱厲悔吝凶咎雖善卦亦嘗不免是一卦之體而異用也卦彖象辭常易而明爻辭嘗恠而隱是一卦之言而異體也知此然後知易矣夫卦者時也爻者各居其一位者也聖人君子道大而智周故時無不可為凡卦及彖

彖統言一卦之義為中人以上而設也爻之為位有得失而居之者逆順六位君子小人之雜居也君子之失位小人之得位皆凶也居其位而順其理者吉逆其理者亦凶也六爻所以言得失逆順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辭兼為中人以下而設也是以論卦多言吉考爻多凶者由此也卦彖象辭大義也大義簡而要故其辭易而明爻辭占辭也占有剛柔進退之理逆順失得吉凶之象而變動之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狀以為言所

以告人之詳也是故窮極萬物以取象至于鼫鼠豕皆不遺其及于怪者窮物而取象者也其多隱者究物之深情也所以盡萬物之理而為萬事之占也或曰易曰君子順天休命又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繫辭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易之為說一本於天乎其兼於人事乎曰止於人事而已矣天不與也在諸否泰然則天地鬼神之理可以無乎曰有而不異也在諸謙知此然後知易矣泰之彖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

彖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夫君子進小人不得不退小人進君子不得不退其勢然也君子盛而小人衰天下治於泰矣小人盛而君子衰天下亂於否矣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間爾天何與焉問者曰君子小人所以進退者其不本於天乎曰不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君子進以道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則小人進以巧此人事也天何與焉又曰泰之彖不云乎天地交而萬物通否之彖不云乎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乎曰所以云者言

天地也其曰上下之交不交者言人事也嗚呼聖人之於易也其意深其言謹謙之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聖人之於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以言出而萬世信也夫日中則昃之月缺則盈之天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虧盈於物者矣物之盛者變而衰落之下者順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貪滿者多損謙卑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其心吾見其禍福之被人

者矣若人則可知其情者也故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而見其迹之在物者則據其迹曰虧盈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故曰其意深而言謹也然會而通之天地神人無以異也使其不與於人乎修吾人事而已使其有與於人乎與人之情無以異也亦修吾人事而已夫專人事則天地鬼神之道廢參焉則人事惑使人事修則不廢天地鬼神之道者謙之彖詳矣治亂在人而天不與者否泰之彖詳矣推是而

之焉易之道盡矣或問曰今之所謂繫辭者果非聖人之書乎曰是講師之傳謂之大傳其源蓋出於孔子而相傳於易師也其來也遠其傳也多其間轉失而增加者不足怪也故有聖人之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其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文王與紂之事歟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歟若此者聖人之言也由之可以見易者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幽贊神明而生蓍兩儀生四象若此者非聖人之言凡學之不通者

惑此者也知此然後知易矣

詩解統序 蜀中詩本義有此九篇他本無之故附於此

五經之書世人號為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繫人之所得有深淺今考于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明而經無不通矣大抵謂詩為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繁之辭也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為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習之考

于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唐韓文公最為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足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兼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習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欲其成乎故二南牽於聖賢國風惑於先後豳居變風之末惑者溺於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混於大小而不明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槩之體皆所未正者先儒既無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

詳由是難易之說興焉毛鄭二學其說熾辭辯固已廣博然不合于經者亦不為少或失於疏略或失於謬妄蓋詩載關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一作上）俗善惡之事濶廣遼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疏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謂之蕪泥云爾

二南為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

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為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天下雖惡紂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於紂焉則二南之詩作於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為正在周不得為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已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

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周而不辨於商故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一有而字）在商為變而在周為正乎或曰未諭曰推治亂而迹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為別者蓋上下

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為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聖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繫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於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於變風則文王之迹殆一作始矣雅頌焉不可混周迹

之始其將畧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盖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畧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於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太姒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云爾考於其詩惑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

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録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絶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

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徧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絶之太遽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絶

其王苟絶而不與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别正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於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典誥之絶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自諸侯一作在而雅頌未可知矣奈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終豳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而明詩

者多泥於疏說而不通或者又以為聖人之意不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為訓法者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為比則善賢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陳秦以祖裔比也鄶曹以美惡比也幽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淺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於召世爵云者衛為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於先明幽紂之惡同而

不得近於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為後鄭先於齊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為堯封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褊儉之等也祖裔云者陳不能興舜而襄公能大於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一有聖字穆姜卜而遇艮之隨乃引文言之辭以為卦說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為誕妄耶推此以迹其怪則季札觀樂之次明白可驗而不足為疑矣夫黍離已下皆平王東

遷桓王失信之詩是以列於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為法者昔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也既微其辭然猶不公傳於人第口授而已况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為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為無據云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

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

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豳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強也頌

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於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於天下天下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徳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於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為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强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於天子其非强乎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

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宫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絶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爲頌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强是矣豈鄭氏之云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録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

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昌為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昌謂予紂之不憾曰憫廢矣昌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為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絶其為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三字一作知之）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

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哉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為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為詁訓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為據其説有三一曰節刺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於秦也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滅周此不當疾艷妻之説出於鄭氏非史傳

所聞況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此不當云番惟司徒予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為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於經不可按法為鄭氏者獨一作又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雨無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說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為據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文忠集卷六十

文忠集卷六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十一

碑銘一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

惟太原祁氏其先出於黄帝之子二十五人一食於祁遂為氏太原晉公盛於春秋之際祁氏亦盛於晉其後

世遠而衰子孫散亡（一作亡散）之他國有居譙者即為譙人後幾世生公諱某公由曾祖（一有考字）以來畜德蘊明世不大顯公生幾歲始有賢子革革咸平三年以鄉貢進士中（一作及）第始以禄榮其親後幾歲公卒卒之歲實景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一革既棄官服喪于家日月（二字一作既）訖如禮起復就仕仕又某年始為尚書郎然後又以爵榮之一命贈大理評事累升衛尉卿夫人楚氏某人女其賢為公之配後公以卒天聖八年始

以公夫人之喪合葬譙縣湯陰鄉將葬乃考其世德刻石藏墓中又圖刻於墓隧之外以暴露顯揚孝子之心也初公閒居常命革曰祁氏世有仕族一作官名聲可稱聞者比比出於時自國家建隆以來天子每一作歲歲下書四方舉賢能之士以官之而四方之人摩肩爭出獨祁氏無一人之迹至譙刺史庭下稱應書者豈吾門遂廢乎抑大廢而後興也或後遂興興由汝也於是盡出其家之有益市羣書曰釀酒為具以待四方之賓使與

之遊每鄉里大儒先生講說授學校一作徒子即隨迺具以往勤勤盡其歡歲時未甞懈怠不一有敢字顧資產之有無者惟奉其家祭祀及以禮士君子爾由是浸漸以成人及享子祿不數歲乃終人謂力勞而報約何也既而享名爵登九卿然後鄉里榮之夫享子養人之常歿而榮不朽顧天之報子孰云無厚薄哉惟公以純篤敦實履其身行其家以大其門教其子卒成其志志成矣而身歿身歿而名益榮矣今又得顯書其行揭之金石以

彰為善之效而以其餘勸於後人得為賢也噫今有人心而卒困厄顛踣怏怏不得志欲一縣佐不可得以至窮且老歿無聞者幸而得志處富貴極崇高即死而身名俱滅子孫至為僕隷轉死溝壑者亦不可數用彼較此得失孰多乎豈負材與畜德所享固不同耶碑具使來乞辭辭具又為之詩以貽譙里之童子使歌之以永公之無窮也銘曰

（一作有人）負材與能昂立人上與時爭高下不肯分寸屈其

衣車赫赫馳者誰生世不聞死莫知鄉居里門乃褐衣
歿榮之存令名垂人有不信考斯碑鄉之有碑由子為
後之父者宜所思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弘農其
後微遠不能譜錄府君之九代祖隱朝始復得次序曰
隱朝生燕客燕客生堪而循為弘農人堪生承休是為
皇高祖唐天祐元年為刑部員外郎副給事中鄭祁使

吳越冊錢鏐為王楊行密亂江淮道阻不克歸遂留杭州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初承休之行也挈其子巖以俱巖仕吳越國位至丞相是為皇曾祖生尚書職方員外郎諱鄖是為皇祖生贈禮部尚書諱蠙是為皇考府君幼失其父有志節不羣諸兒母元夫人獨愛之夫人之喪尚書也内外之姻未嘗有見其笑者府君生十歲作雪賦一篇始為之笑及長尤好學日必誦書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失匕筯已而病其目元夫人奪藏

其書府君盜之亡鄰家以讀大宋受命太宗皇帝即位之三年吳越忠懿王朝京師以其地納籍有司吳越國除隨其皇祖以族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拱二年中乙科歷蔡州新昌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為政有治迹詔書褒之咸平三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祕書丞監在京商稅院因奏犀賦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賦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為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袁筠二州提點開封

府界諸縣入為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刑獄為宰相王文穆公不悅以事罷之卒坐考試國子監生貶監陳州榷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判磨勘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户部勾院比自薦及是二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為文章履其身以儉約不妄自為進取其官業行已之方一皆自信於聖人之道不肯少顧時之人所為而時之人亦以有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官由太常博士纔至刑部

郎中有出其後者往往至榮顯或有笑其違世自守以質朴諷使少改其為者府君歎曰吾不學乎世學乎聖人由是以至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于天子矣今欲孰附以進邪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此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同糾察在京刑獄轉兵部郎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潁川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用遂以老既而一日並用之是時學者稍相

習務婾緐為文章在位稍以為患皆以為天子用耆老將有意矣而又下詔書勑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然後以為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號邑縣男食邑三百戶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寢年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隱闕集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畜其學以老不克用獨見於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位榮顯既貴贈其皇考

禮部尚書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漳南縣君張氏後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簷其男長曰洎明州觀察支使次曰濬江隂軍司理叅軍次曰泳漸流渢皆將作監主簿既終又簷二孫某官其餘慶之及者三世則夫守道者未必果不過也噫楊氏嘗以族顯於漢為三公者四世漢之亂更魏涉晉戎賊一作斷於夷胡而漢之大人苗裔盡矣比數百歲下而及唐然楊氏之後獨在太和開成之間曰汝士者與虞卿魯士漢公又以名顯於唐居靖

恭坊楊氏者大以其族著唐之亂極於懿僖昭三宗下更五姓天下疕裂棼蕩剪薙而唐之名臣之後盡矣又幾百年至于今然楊氏之後獨在及府君又大顯始震嘗有德於漢而死以無辜君子悼震曰不幸然孰知夫後世昌且久歟而府君又畜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歟於其葬也是宜銘銘蓋所以使後世之有考也府君卒後若干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葬杭州某縣某鄉漳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亡及是合葬自有誌

府君初名侃後避真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銘曰

楊氏之先自震有聞有盛有衰世惟厥人由漢迄今更難冒亂歴時千年而世三顯府君之顯不彰于初其久不渝卒克以敷弘農之分遂播南土嗚呼德則承其先而葬也塋于一作於祖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頴字考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

判官有能名即州拜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
嵗峽路轉運使薛顏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
為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往代之以
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曰鄂州二辭
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不
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姦皆世指為難
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喜訟家家自為簿書
凡聞人之陰私毫髪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

以證其視入狴牢就桎梏猶冠帶偃簀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若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鞫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怪之更疑互諫公堅不回鞫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讙一作歎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

嚴內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自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為許田令時丁晉公尚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秘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鄂閬饒嘉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

荆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皇妣李氏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强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昷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昷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勾踐勾踐之後有無彊者為楚威王所滅無彊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為歐陽氏漢世有仕為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

乘而歐陽仕漢世為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
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
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
詢生通仕於唐皆為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為封通
又三世而生琮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
萬萬生和和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
祖生皇祖武昌令諱郴皇祖生公之父贈户部侍郎諱
儆皆家吉州又為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葬焉

又為荆南之歐陽嗚呼公於修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禄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明道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尚書都官郎中王公以疾終于許州私第明年十月其孤宗彭宗古奉公之喪及公之先君先夫人俱葬于許州長社縣白兎原公諱世昌

字次仲少屬文舉進士端拱元年登科第補鳳翔郿縣
主簿再調開封士曹參軍知杭州鹽官縣又改蘇州常
熟縣轉運使張式以治狀奏充秀州判官遷著作佐郎
知彭州九隴縣轉太常丞會鹽鐵上言建安茶稅不充
請擇材臣幹其任公膺是選歲增四千萬三年歸朝優
詔嘉獎擢知饒州連典蜀福二州歷太常博士屯田都
官職方二員外郎權三司判官出知鄧州轉屯田郎中
徙東川賜三品服移成州權莅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又

知澤州轉都官郎中知絳州老疾上章得分司西京享年七十有八公生明察凡為郡獄訟無細大皆呼前面質其詐有冤者立辨出之獄官俯伏受教僚佐充員而已故所至稱有治聲亦用此為人所擠成州之遷是也好接士類不以年耆自處候門者雖晚進皆與均禮論者多之初娶李氏再娶水丘氏封歸安縣君柔婉有婦道早亡生子三人長宗說終杭州臨安主簿次宗古前連州陽山令次宗彭前孟州汜水主簿女四人長適涇

州支使宋齊古次早夭次適侍御史楊偕次適光祿寺丞呂昌齡臨安有子一人師溫郊社齋郎陽山子師良師儉皆郊社齋郎二女俱幼銘曰

八十其齡三品其服有子有孫以才以淑吁嗟令人兮嚮用茲福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

胥姓出晉大夫童世久徙遷失其譜君諱某字致堯有子曰沆能畧言其世曰吾家為燕人十三代祖儀為唐

御史中丞坐言武后事貶臨川後世因家焉胥氏義聞鄉閭門有旌表由吾先君而上祖諱某仕僞唐袁州宜春令父諱某當周世宗取淮南李氏日益衰亂因徙家合肥及吾先君始禄于朝然卒於不得志今其葬敢再拜以請予為考次君之行曰君少力學為文辭端拱咸平之間再舉進士嘗中選矣時天子諒闇不能廷試進士疑有司選太多削其奏籍之半乃罷去其冬契丹犯邊天子幸魏又將幸真定君以草澤應詔上書理檢言

兵事且曰臣言有不可書者非人主不得聞天子召見
為屏左右聽其説矍然而悟將拜某官既出大臣詰其
事不肯對大臣皆不悦曰且可以職縻之以為三班借
職君辭不就天子還京師又固辭願從進士試禮部皆
不許以監温州天富鹽監君歎曰吾親老敢擇禄邪凡
世所謂材者惟施無不利乃可謂能吾將有為也已乃
受命凡治鹽三歲增其舊二百餘萬斛罷歸以能被薦
未暇録初契丹陷黎陽滑州守張秉請君將戍兵擊河

淩以斷賊契丹去張公以君為材留君䕶漁池迎陽二埽朱博代守滑乃曰河恐滑人者趨西埽爾請君兼䕶之君疏河為别流以殺其勢明年河棄西埽去滑人無水恐歲省工材百餘萬秩滿有司上君監最䕶河之功遷奉職君意不滿辭不拜丁毋夫人某氏憂終喪不許以監黄州商税年餘課為最召還在道用祀汾隂恩卒遷奉職監杭州排岸司浚浙江龍山二閘廢清河堰以通漕杭人至今便之為端州兵馬監押就遷右班殿直

給事中樂黃目舉君材任閤門祇候有司限例不行得
温州兵馬監押期還遷職在温州聞黃目死前舉狀格
不用君歎曰豈吾命邪今天子即位遷左班殿直以疾
求監壽州酒稅逾年請告就醫京師天聖元年十月某
日卒于建平坊享年五十有九初娶宋氏生三男曰沆
澄泳澄早卒二女長亦早卒次適某氏再娶沈氏後君
卒初君之喪寓葬朝陽門外慶歷二年某月某日葬于
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余悲胥君始以儒者自進而仕也非其志方其以一布衣上動人主之意其志壯哉豈止於此自古賢材明智之士困於失職多矣豈天所不相邪豈其力不足邪蓋苟者多得偷者易安守義而窮乃理或然嗟乎胥君永矣茲阡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公諱塾字宗道絳州正平人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河東簡肅公之弟於惟簡肅為時顯人天聖明道間實參

大政以道德剛直外正於朝孝友敦睦內仁其家其爵命之榮上逮三世旁禄其族子官者三十人公於一作于太保諱景之廟爲曾孫太傅諱溫瑜之廟爲孫太師諱化光之廟爲第五子少以簡肅廕補三班借職九遷內殿崇班享年六十五以終公爲人果毅質直喜以氣節自高少好學嘗爲文詞仕雖不章官能其職初監曲沃縣酒稅民素苦伐薪給官炊公始更用石炭民得不苦至今賴之又監龍門縣清澗木稅絳州鹽酒稅河中府

浮橋凡所施設皆有法後人雖欲輙更莫能也蜀民易
揺喜倡事以相驚譁遂緣為亂公為兵馬監押旁郡呼
曰盜將大至公能以重鎮之州卒無事民恃以安歲滿
州乞留不克知河池縣賦役刑罰示民以信使民知政
而吏無所措其姦始建孔子廟春秋飭其牲犧以與邑
人行事民初識學校之禮當時名臣若今樞密副使杜
公多薦其材以凡嬾避不升用奉使走馬承受滄州路
公事數對便殿言利害皆可施行歷監通利軍陜蜀二

州兵康定二年六月十五日壬辰以疾卒于蜀州之廨其長子曰大理寺丞通判陵州仲孺扶其柩歸于絳州道出河池河池之民泣遮于路曰此吾民之所思也公卒之六日夫人吳氏卒于代州其次子曰大理寺丞通判代州州宗孺以其喪歸遂合葬于正平縣清源鄉周村原用慶歴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申之吉二子皆以材賢克承其家女一人適將作監主簿鄭宗賢銘曰

薛絳大族興自簡肅簡肅之哲其剛烈烈公躬直清官

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薛有世次簡肅之碑公墓南原銘以識之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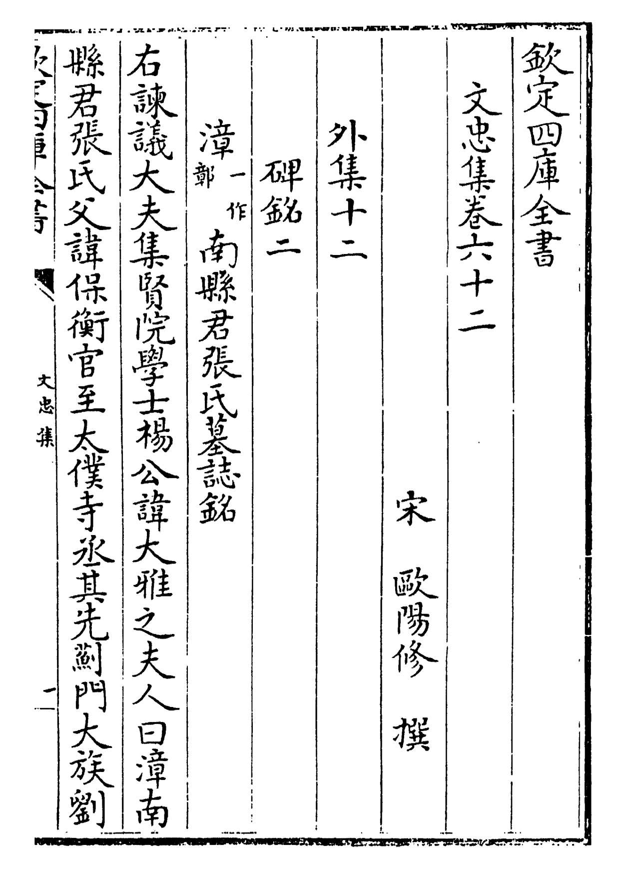
夫人盧氏其父諱之翰單父人好學通五行律歷善籌策中進士第至道中用兵河西以為陜西轉運使屢為太宗言靈武事不合意輒貶既而事驗思之輒復召用由是卒為名臣官至太常少卿知廣州夫人歸楊公時年始十七公前夫人張氏生三男文友文舉文本皆尚

幼夫人亦生三男一早卒次文敏文通四女長適大理
寺丞王中孚次適崑山縣尉刁綬次將作監主簿朱銑
次早卒楊公以文行著名當時治身廉清好施宗族大
中祥符四年以右諫議大夫薨廣州家無貲夫人居喪
於淮上諸子怡怡知其母之慈撫其已不知家之有無
也後二十有五年文友為虞部員外郎知建昌軍文舉
國子博士通判蔡州文本文通早卒文敏由大理寺丞
應進士中第為太子中允知蘇州常熟縣夫人在建昌

感疾卒官舍享年五十七將卒戒其子曰吾幸見汝輩立而死吾無以教為人能如汝父足矣遂歸葬壽州之西原祔舊塋禮也夫人初用公封范陽縣君後用其子封仁壽縣太君又進封長安縣太君及卒也張夫人二子居喪哀如所生嗚呼賢母也哉是宜銘粤景祐三年二月庚戌葬之銘曰

從者其姑祔者其夫安此室乎

文忠集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六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十二

碑銘二

漳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夫人曰漳南縣君張氏父諱保衡官至太僕寺丞其先劉門大族劉

守光亂幽州曽祖緻從其家濟南之歴城而益盛夫人生二十有二嵗歸楊氏十有五年生二男三女景德三年十月十四日終于袁州之廨其子洎濬尚幼能記其母及長聞其家與其外内宗姻之稱夫人者曰夫人生于富族而柔明孝謹楊氏嘗世家公少孤貧始為開封縣尉夫人入其門若素小家子事其姑視日時早暮氣節之寒暑飲食起居之當進與否者不少懈如此十五年如始歸凡楊氏之内宗與其外姻賔客之至者如

豐家退視其儲空如惟恐人之知也教其子不畧弛其色有問之則曰慈或失之教不嚴不足以訓雖家人亦未嘗見其跛惰自開封及其為祕書丞而得封又見其夫為太常博士知袁州乃卒其後楊公登朝廷掌書命為諫議大夫居榮顯皆莫見也嗚呼可哀也已天聖某年楊公薨景祐二年某月日子洎舉而合葬之於其葬也洎為某官濬為某官女三人皆適人其幼早亡二女皆有子娶矣銘曰

嗚呼一無二字生而淑沒也何思夫安於此其從斯

太子賔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惟景祐元年十月之晦太子賔客分司西京謝公薨明年三月嗣子絳自京師舉其柩南歸用八月某吉葬杭州富陽縣某原合以夫人晉陵郡君許氏而從王父戶部侍郎府君之墓次公世居富春生十一歲時已如成人嘗與客談論侍郎竊從聽之往往能奪其客議十四歲詣州學學左氏春秋畧授其說即為諸生委曲講論

如其師稍長居蘇州時天子平劉繼元露布至守臣當上賀命吳中文士作表章更數人皆不可意公私作於家客有持去者吳士見之大驚遂有名於南方淳化三年以進士及第為梓州榷鹽院判官會兩川盜起攻劫州縣公乘賊未至盡伐近郊林木內城中且曰除賊隱蔽以修閉守之具有餘可給薪蒸為久圍之備身與士卒守壍壁凡圍百日不能破賊平知州事尚書左丞張雍轉運使馬襄狀言其能就除觀察判官賜以器幣明

年知益州華陽縣縣人苦兵刼皆逃失業朝廷下令許民能倍租入官者皆得占其田既而良田盡為大豪所奪而逃人歸者不復得公至則手判訟牒以為恤亂撫人不宜利倍租而使貧人失業盡奪之格其詔書不用由華陽召改著作佐郎通判壽州筠州知興國軍三遷至太常博士真宗方考責能吏一日自內出中外賢吏有治狀者二十四人付中書以名召公由興國召見于長春殿賜緋魚袋即日試於學士院明日邊臣有急奏

天子詔且親征是時大賊王長壽又劫曹濮真宗面語宰相委公曹州遂改屯田員外郎以往至則縛凶人趙諫趙諤斬於京師三字一作于市曹人以寧自曹歸朝是歲火星見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廵檢益利兩路蜀卒無事又議大鐵錢平其法至今行之使還舉州縣吏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公顧署連坐以取信朝廷從之所舉後皆為能吏奉使舉人連坐自公始既而為三司度支判官知泰州歙州再遷司封員外郎坐三司舉吏奪官後

為度支通判河南府侍中始平公自洛來朝薦之名試授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為兩浙轉運使賜金紫遷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朝廷方議以知制誥將試忽得疾踰旬不能興遂寢天禧五年以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内銓真宗葬永定陵詔山陵使道路所經拆民廬舍及城門以過車輿象物公上言先帝封祀行幸儀物全盛不聞所過壞民居今少府治塗車明器侈大非禮且違遺詔務儉薄之意

請裁損之書奏不聽以疾求去職遷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越州還遷太常少卿判太府寺登聞檢院復以疾求西京留司御史臺踰年就臺拜秘書監遂求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公少以文行有名於時自言吾於天下無一嫌一作在怨待士君子必盡其心雖人出其下亦未嘗敢懈怠家居有法度撫養孤幼極恩愛常時温和謙厚真長者及在官臨事見義喜為過於勇夫故所至必有能稱不幸中廢以疾不得盡其所為及居西京

不關人事惟理醫藥與方術士語終日不休嵗時河南官屬詣門請見慘疑然肅潔有威儀不若老且病者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嗚呼可謂君子者已公諱濤字濟之高祖希圖仕至衢州刺史曾祖延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懿文杭州鹽官令父崇禮泰寧軍節度掌書記以公贈戶部侍郎母崔氏博陵郡太君弟四人吳最有文行知名於時見國史子三人長曰絳次將作監主簿約次太廟齋郎綺亦有文皆早亡謝氏自曾高不顯由公

始昌其家而子絳又以文行繼之初公之葬其先君也為兵部員外郎今公之葬絳亦世其官度支判官河南府通判並踐世職判太府寺實父子相代書府之任昭文史館集賢院秘閣父子同時為之見于衣冠盛事錄謝氏其不衰又將大也歟銘曰

謝之遠世河南緱氏四代之祖因仕過江卒葬嘉興始留南方曾祖在南佐麗水縣卒又葬焉世亦未顯祖令鹽官始葬富陽凡三徙遷遂家於一作于杭世久當隆其

昌自公富陽之原三世有墓父大於祖子大於父後有賢嗣又有令孫公其安居有祀有承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君諱九思鄆州陽穀縣人張氏世以明經仕宦君少習春秋三傳太平興國五年以舉中高第凡仕若干年而致之又若干年而考終命初任雅州軍事推官轉大理評事光祿大理二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中凡居官一十有三歷知

黄蘄道三州既老又加檢校司農少卿於其家年八十有五其終也實天聖某年某月某日其葬也以明道二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汝州襄城縣某村某山之下父諱清累贈某官母崔氏追封某縣太君初娶朱氏某縣君生子龜正龜文龜文先亡女二人後娶王氏某縣君生子龜誠於其葬也龜正為鄆州支使知鄂州崇陽縣龜誠襄城縣尉君為人誠朴謹儉官能其職為政以慈仁厚下為先人有鬬訟常兩諭之初强不屈化必以禮

義柔之卒相服從顧攺自[疑]為善故所至人愛思之其為黄州也飛蝗越州不下州人歌之以為異凡居官所得俸廩計身衣食足而已秩滿還家輒以所餘分親族噫其賢厚而敏亦經之効歟銘曰

張世鄭居舉明經朴儉勤孝家所承公壯而仕老康寧八十其壽位則卿始終以全為家榮去鄭而汝從新塋後之世者考此銘

河南府司録張君墓誌銘

吾友張堯夫以今年七月癸酉葬其先君於北邙山既葬二十有九日壬寅晨起感疾復就寢弗寤若醉狀醫視其脉曰疾勢風甚盛脉宜洪今細歷殆不可為晝未盡數刻啟手足於官署翌日殯于正寢戊申葬先君墓次實明道二年八月也堯夫內淳固外曠簡不妄與人交初為河南府推官後為司録予與之遊幾五年出處多共之其飭身臨事予嘗愧堯夫堯夫不予愧也嗚呼安能盡識吾友之善哉堯

夫名汝士年三十七歷官至大理寺丞先君諱某終虞部員外郎母李氏隴西縣君娶崔氏生二男三女皆幼

渤海歐陽修為之銘曰

噫嘻哉上者蒼蒼也宜壽而夭宜福而禍有尸者邪其無也豈其躬者鮮其仁予之賢者嗇其位豈其不可兼邪斯可怪也其有莫施其為不伐充而不光遂以昧滅後孰知也弔賓盈位哭皆有涕夫嗟於道婦咄於竈夫能使人之若此也噫嘻哉君子吾不得見而見善人善

人今復不得而見也

先君墓表此乃瀧岡表初稾其後刪潤頗多題曰瀧岡阡表在居士集第二十五卷

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而嘗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以其俸禄事賓客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以庇其生然吾何恃而能自守以至是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而已也此吾之所恃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必泣

涕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居而御酒食盛饌則又涕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而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不然此吾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吾求其生不得也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耶以其嘗有得知其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嘗求其生猶失之死而况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

而立于旁指而歎曰歲行在戌我將死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亦嘗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接於賓客或有矜飾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事而其為如此是其發於中者也其心誠厚於仁者也此吾之知汝父之得以有後也汝其勉之夫士有用捨志之得施與否不在已而為仁與孝不取於人也修泣而誌之不敢忘先君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

泰州判官正身懷道不旣其施享年五十有九初贈太子中允今贈某官太夫人姓鄭氏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縣太君累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子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多不合于世儉薄所以安患難也修初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修察其志久而安故其後立于朝得不茍容于時蓋自先君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二十有三年修為龍圖閣直學

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修竊自念為人子而不能識其父幸而得聞吾母之言其忍廢焉乃泣血而記之歐陽氏自為吉州廬陵人至于修十有五世矣沙溪吾世之家且葬也故又刻其所記者表於其阡以告其宗族及鄉之人曰而耕而田歲取百千而耘而學久而不獲田何取之困倉戢戢學而取之簪笏盈家量功較收所得孰多先君之學獲不及時匪于其躬而利其後疾遲幾何善無不

報先君之貽予修不肖剔有才子于何不有剔我歐陽世家惟舊自始氏封烏程之亭在北有聞或冀或青中顯彌長或吉或衡勢大必分枝葉婆娑惟吉舊居子孫今多木久而林有喬其秀剔我歐陽扶疎並茂先君之德吾母知隆子修不肖以俟其宗以勉同鄉敢及後人

母鄭夫人石槨銘

維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槨粤七月己亥既成銘曰於乎宋有歐陽修母鄭夫人槨既密既堅惟億

萬年其固其安

胥氏夫人墓誌銘 公在憂制舉祔葬之禮故命門人秉筆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修年二十餘以其所為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而奇之曰子當有名于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為之稱譽於諸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修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為潭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為時名臣為人沈厚周

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胥有常數胥氏女既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為婦之勞後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修既感胥公之知已又哀其妻之不幸短命顧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

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
為哀辭一篇以弔胥氏因并刻而藏于墓當胥氏之卒
也先生時為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
清泠兮將絶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可
求謂不見為幾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久先
于下土昔事姑兮今從于此丘同時之人兮藐獨予留
顧生餘幾兮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志諸幽松風
草露兮閟此千秋

楊氏夫人墓誌銘同前

廬陵歐陽先生之繼室曰楊氏者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之女也楊氏遠有世德自漢至唐常出顯人故其繫譜所傳次序自震至今不絶公諱大雅以文學篤行居清顯號為古君子先生嘗謂其學者焦千之曰楊公已殁修始娶其女雖不及識公然嘗獲銘公之德究見其終始其行于已立于朝廷發于文章者皆得考次及楊氏之歸又得見公之退施于其家者皆可法

也楊氏事其姑以孝而勤友其夫以義而順接其內外宗族以禮而和方其歸也修爲鎮南軍掌書記館閣校勘家至貧見其夫讀書著文章則曰此吾先君之所以樂而終身也見其夫食糲而衣弊則曰此吾先君雖顯而不過是也間因其夫之俸廩食其月而有餘則必市酒具肴果于堂上曰吾姑老矣惟此不可不勉歸之十月以疾卒享年十有八實景祐二年九月也後十有九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乃命千之序而

銘其壙曰

其居忽兮而逝也邈其殁久矣一作兮而悲如新一言以誌兮千萬歳之存

文忠集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六十三至六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錢世錫

謄錄監生臣王尚玨

文忠集卷六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十三

記

河南府重修使院記

郡府統理民務調發賦稅稽功會事事無不舉代君理物政教繫之漢承秦餘精意牧民之官置部刺吏以督

察出御史以監掌之太守二千石莫不盡誠率下奉上李唐酌用舊典使天下以大權小故有州有府刺史專守理所大鎮觀察旁郡後增置胥吏史以總治諸州繩寛刺善理務詳馬府之有使院也厥惟尚矣皇朝政教清明制度適中雖鎮守自占總領委于均輸惟使幕置吏用而不革洛都天下之儀表提封萬井隸縣十九王事浩穰百倍他邑而典司之局甚陋不稱彭城相居守之明年若曰政教之廢興出于是官吏之緩猛繫于是

義不可忽始謀新之乃度地於府之西偏斥大其舊居列司存甃按牒以圖經久之制夏某月工徒告成制作雖壯不踰矩官司雖冗執其方君子謂是舉也得為政之本焉烏有端其本而末不正者哉宜乎書厥旨以示方來且誌歲月也

河南府重修淨垢院記

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喜於事佛者往往割脂田沭邑貨布之羸奉祠宇為莊嚴故

浮屠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高下相望於洛水之南北若奕棊然及汴建廟社稱京師河南空而不都貴人大賈廢散浮屠之奉養亦衰歳壞月隳其居多不克完與夫遊臺釣池並爲榛蕪者十有八九淨垢院在洛北廢最甚無刻識（一作石）不知誰氏之爲獨牓其梁曰長興四年建丞相彭城錢公來鎮洛之明年禱雨九龍祠下過之歎其空濶且呼主藏者給緡錢二十萬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緝焉於是規其廣而小之即其舊

而新之即舊焉所以速於集工損小焉所以易於完修（一作守）易壞補闕三十六間工既畢宋卿願刻於石以紀夫修舊起廢由彭城公賜也且誌其復興之之（一無此字）歲月云從事歐陽修遂爲（一無二字）記

陳氏榮鄉亭記

什邡漢某縣戶若干可征役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事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驁惡猾驕善貨法爲蠹孼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孤寓思

歸以苟滿歲脫過失得去為幸居官既不久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暇抉别已輒易去而縣之大吏皆宿老其事根堅穴深為其長者非甚明鋭難卒攻破故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其特不喜秀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已短長以讒之為已病也每儒服持謁嚮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嘲咻踞駡辱之俾慙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頼苦之羅中以法期必破壊之而後已民既素饒樂鄉里不急禄仕又苦吏之所為故未嘗有儒其業與

服以游者甚好學者不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爲鄉丈人而已比年蜀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稍稍增多而什邡獨絶少陳君什邡之鄉丈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讀書爲進士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謁縣門出入閭閈必鄉其服鄉人莫知其所爲也已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舉秀才巖夫始改衣詣門應詔書一作吏方相驚然莫能爲也既州試之送禮部將行陳君戒且約曰嘻吾知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可

以爲榮君行達得遐於有司吾將有以旌志之使榮吾鄉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構築者明年嚴夫中丙科以歸陳君成是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悔且歎曰陳氏有善子而吾鄉有才進士豈不榮邪嚴夫初爲伊闕縣主簿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嘗語予如此欲予之志之也嚴夫爲縣吏材而有内行不求聞知於上官而上官薦用下吏之能者歲無員數然卒亦不及噫嚴夫爲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之爲下吏有可進

之勢而不肯一鬻所長以干其上其守道自修可知矣陳君有子如此亦賢丈人也予既友巖夫恨不一登是亭往拜陳君之下且以識彼邦之長者也又嘉巖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某年某月歐陽修記

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

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璿學浮屠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

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輙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盛國至唐基并以興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爲雄亦卒以王既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熟兵鬬饟軍死

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旣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爲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屠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穡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爲之惻然及其塟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一作宮）漢都自古常（一作皆）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轘轅緱氏以連嵩室（一作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逶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一作而）獨出其嶄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岳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

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廵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廵檢使内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一作爲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駱驛二字或從糸聯亘早相附髙相摩亭然起崪然止來而向去而背傾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鬬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賔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髙明而遠眺望者歟

既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修辭而刻之云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鑒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身者不為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覿之未若非

非之爲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廳事有文紀于壁末營其西偏作堂戸北嚮植叢竹闢戸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静也閑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爲名云

遊大字院記

六月之庚金伏火見往往暑虹晝明驚雷破柱鬱雲蒸雨斜風酷熱非有清勝不可以消煩炎故與諸君子有

晉明後園之遊春笋解籜夏潦漲渠引流穿林命席當水紅𦳝始開影照波上折花弄流銜觴對奕非有清吟嘯歌不足以開懽情故與諸君子有避暑之詠太素最少飲詩獨先成坐者欣然繼之日斜酒歡不能徧以詩寫獨留名於壁而去他日語且道之拂塵視壁某人題也因共索舊句揭之于版以誌一時之盛而為後會之㨗云

李秀才東園亭記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鬬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既無髙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彊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葢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

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一無此字一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瘠貧薄陋自古然耶予少自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生不舒愉一作急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

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為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蘖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荄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

麗其之一有溜石物其沏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葢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

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躳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

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隂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隂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嗚叱吒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東齋記

官署之東有閣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閒居平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縣署

亦理治一作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名一作户纔七八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腴則少爭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職者甚簡少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應之又素病羸宜其有以閒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自為學常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病咳血然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若與一作古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閎達雄奇一作富偉麗之説則必茫乎以思暢乎

以平釋然不知一作覺疾之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貯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瞑眩而後瘳慮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真古之三字一作可謂樂善者歟傍有小池竹樹環之慮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言笑終日一作終日言笑不倦而某嘗從慮之於此因書於其壁三字一作于壁而記云

伐樹記

署之東園久弗不治修至始闢之糞瘠漑枯為蔬圃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既浮萌者將動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脉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疎輕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修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待其實若獨不能損

數畦之廣爲杏地邪因勿伐旣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
説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今
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棄杏之體最堅密美澤可用
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修
者僕夫曳薪過堂下因持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
邪夫以無用處無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
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
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葢有利之者在死埶不得

以生也與乎否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既去脩然其言而記之

戕竹記

洛最多竹樊圃棊錯包籜榯筍之贏歲尚十數萬緡坐安候厚一作利寧肯為渭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簡歷芟養率須謹嚴家必有小齋閑館在虧蔽間賓欲賞輙

腰輿以入不問辟疆恬無怍讓也以是名其俗爲好事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鐮斧亡公私誰何且戕且桴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隱一毫爲私不與公上急病服王官爲慢蠹王民爲悖如是累日地榛園禿下亡有畱色少見於顔間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噫古者伐山林納材葦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經于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謂之暴殄今土宇廣斥賦入委疊上益篤儉非有廣居盛囿之侈縣官材用顧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

常斂取無藝意者營飾像廟過差乎書不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君子節用而愛人天子有司所當朝夕謀慮守官與道不可以忽也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末

養魚記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修竹環繞蔭映未嘗植物因洿以為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鍤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入予偃息

其上潛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嚚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羣小魚游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游儵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四字一作是爲壯哉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大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荆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爲

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鮮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一無此字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魚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游儵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淅川縣興化寺廊記

興化寺新修行廊四行總六十四間匠者某人用工之

力凡若干土木圬墁陶瓦鐵石之費匠工傭食之資凡若干營而主其事者僧延遇延遇自言餘杭人少棄父母稱出家子之鄞州拜浮屠人師其説年十九尚書祠部給牒稱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止此寺得維摩院廢基築室自爲師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三年授弟子惠聰而老焉又十八年年七十有一矣乃斂其衣盂之具所一作之餘示惠聰而歎曰吾生乾德之癸亥明年而甲子一復而又將甲馬棄杭即浙四十有三歲去墳墓不

哭其郊閒吳歙不懷其土吾豈無鄉閭親戚之仁與愛而樂此土耶吾惟浮屠之說是且信以忘其生不知大乎此也今老矣凡吾之有衣食之餘生無鄉閭宗族之賙沒不待歲時烝嘗之具盡就吾之素信者而用焉畢吾無恨也於是庀工度材營此廊廊成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於隋仁壽四年號法相寺太平興國中改曰興化屋垣甚壯廣由仁壽至明道實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間凡幾壞幾易未嘗有志刻雖其始造之因亦莫

詳焉至延遇爲此役始求志之予因嘉延遇之能果其學也惠聰自少師之雖老益堅不壊又竭其所有期與俱就所信而盡焉夫世之學者知患不至不知患不能果此果於自信者也年月日記

湘潭縣修欒師院佛殿記

湘潭縣欒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爲也遷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媮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豐

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慙

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一作磨琢）煎鍊調筋

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斵鉏夷畎畝樹藝此農之盡力

也然其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徒幸物之廢興

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羸游嬉以浮於江湖

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慙於彼焉此誠我契

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不我踰出入闤市而不我

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爲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

聞浮屠之為善其法曰有能捨已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欲皆如志乃曰盡用我之有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為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赴夷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甓而載于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為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

其以賈爲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爲幸又知在上者庇已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爲之心又趨爲善皆可喜也乃爲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九月十六日記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爲

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

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葢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爲功多夫以百歩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葢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

士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于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爲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爲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

不書乃為之書慶歴六年某月某日記

大明水記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漱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為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為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

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為第一惠山石泉為第二虎丘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説皆相反秀卿所説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谿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疑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

第十二漢江中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辯南零岸時疑怪誕甚妄也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一而次第之者妄說

也故其爲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爲水之美者也羽之論水惡渟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孫氏碑陰記

皇祐三年夏元規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爲陜西都轉運使道出南京遇疾留河上予時往問之元規疾少間出其皇祖少師之銘而謂予曰此太子太傅杜公所書也吾家世德杜公之父榮公實銘之惟吾二

家皆爲當世盛族五代之亂播于吳越而不顯然其同
禄仕通婚姻子孫之好至今而不絶也自吳越國除衣
冠之族皆北予以不幸少孤既壯而從禄養其爲御史
諫官以言事謫守處州始得過故鄉識其耆老而求杜
氏之銘不可得也今十有五年而始獲于斯自榮公之
銘孫氏三世百年至于小子幸成祖考忠義之訓今得
進被榮顯于朝廷而列于侍從杜公以道德名望相明
天子荷天之福眉壽于家惟吾二家之盛衰與時治亂

而上下故屈于彼而伸于此其世德遺文由後有人克保不墜故晦於昔而顯於今將刻銘於碑表之墓隧以昭示來世子孫其以爲如何予曰嗚呼爲善之効無不報然其遲速不必問一作同也故不在身者則在其子孫或晦於當時者必顯于後世其孫氏杜氏之謂乎刻之金石以遺家之子孫而勸天下之爲善者不亦宜哉

三琴記

吾家三琴其一傳爲張越琴其一傳爲樓則琴其一傳

爲雷氏琴其製作皆精而有法然皆不知是否要在其聲如何不問其古今何人作也琴面皆有横文如蛇腹世之識琴者以此爲古琴葢其漆過百年始有斷文用以爲驗爾其一金暉其一石暉其一玉暉金暉者張越琴也石暉者樓則琴也玉暉者雷氏琴也金暉其聲暢而遠石暉其聲清實而緩玉暉其聲和而有餘今人有其一已足爲寶而余兼有之然惟石暉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金玉蚌琴暉此數物者夜置之燭下炫燿

有光老人目昏視暉難凖惟石無光置之燭下黒白分明故爲老者之所宜也余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尤愛小流水曲平生患難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獨流水一曲夢寢不忘今老矣猶時時能作之其他不過數小調弄足以自娱琴曲不必多學要于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業已有之亦不必以患多而棄也嘉祐七年上巳後一日以疾在告學書信筆作歐陽氏三琴記

吉州學記

慶歷三年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賜之坐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書于紙以對八人者皆振恐失指俯伏頓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詔臣等於是退而具述爲條列明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農桑三月又詔天下皆立學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凡學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于善至於風俗成而頌聲興蓋其

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教於人者勤而入於人者漸勤則不倦漸則遲久而深夫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故其為法必久而後至太平而為國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效也三代學制甚詳而後世罕克以舉舉或不知而本末不備又欲於速不待其成而怠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惟天子明聖深原三代致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故先之農桑而繼以學校將以衣食飢寒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是以詔書再下吏

民感悅奔走執事者以後爲葢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先即夫子廟爲學舍於城西而未備今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事方上請而詔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一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既

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濫官于朝廷進不能贊明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惟幸吉之學教者知學本於勤漸遲久而不倦以治毋廢慢天子之詔使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為公卿過其市而賈者不鬻其淫適其野而耕者不爭壠畝入其里閭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其道塗而少者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從鄉先生席于衆賓之後聽

鄉樂之歌飲射壺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以立諸其廡

文忠集卷六十三